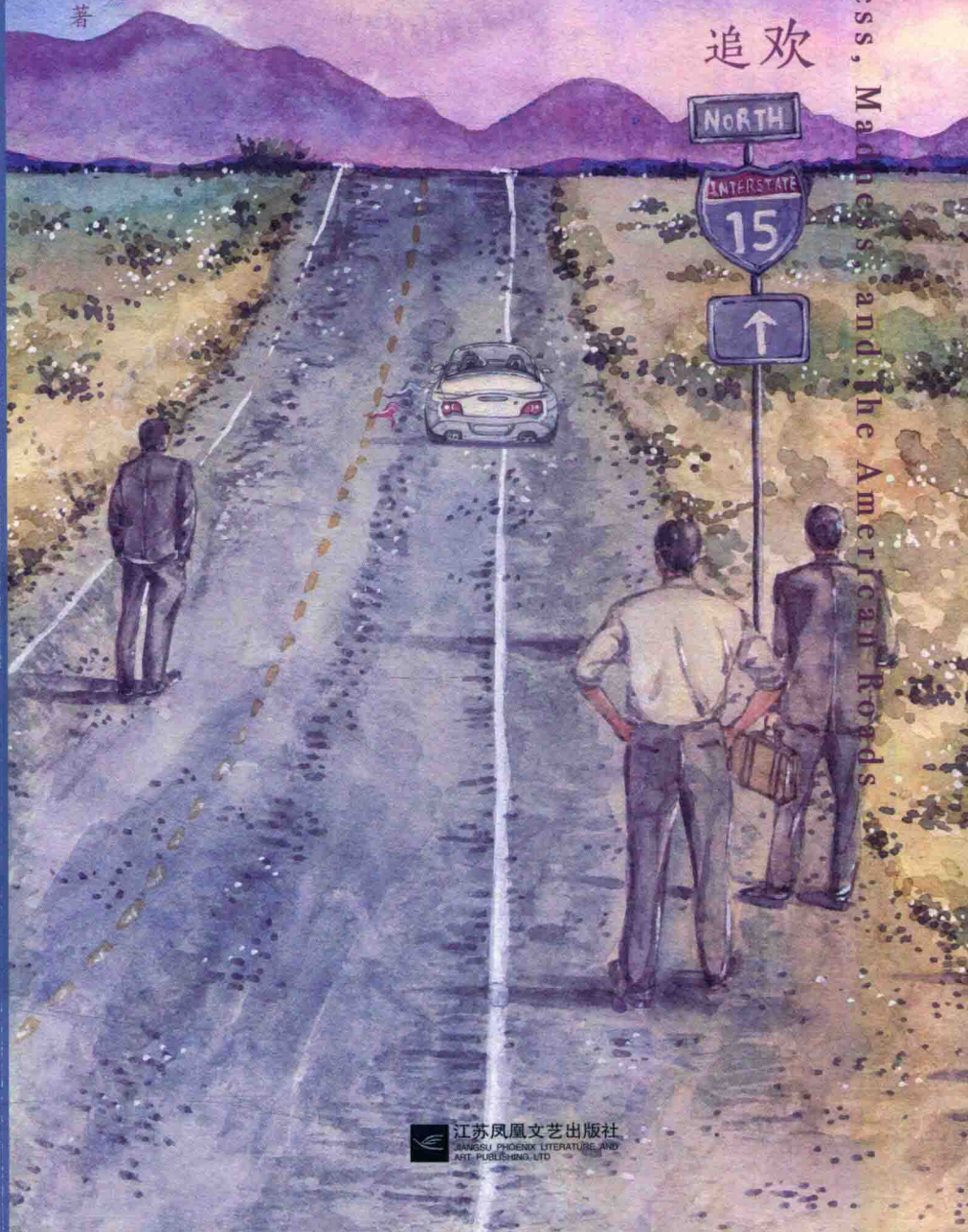


Grandness, Madness and the American Roads

美国
欢追

费海凌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美国
追欢

Grandness,
Madness,
and the American Roads

费海凌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追欢 / 费海凌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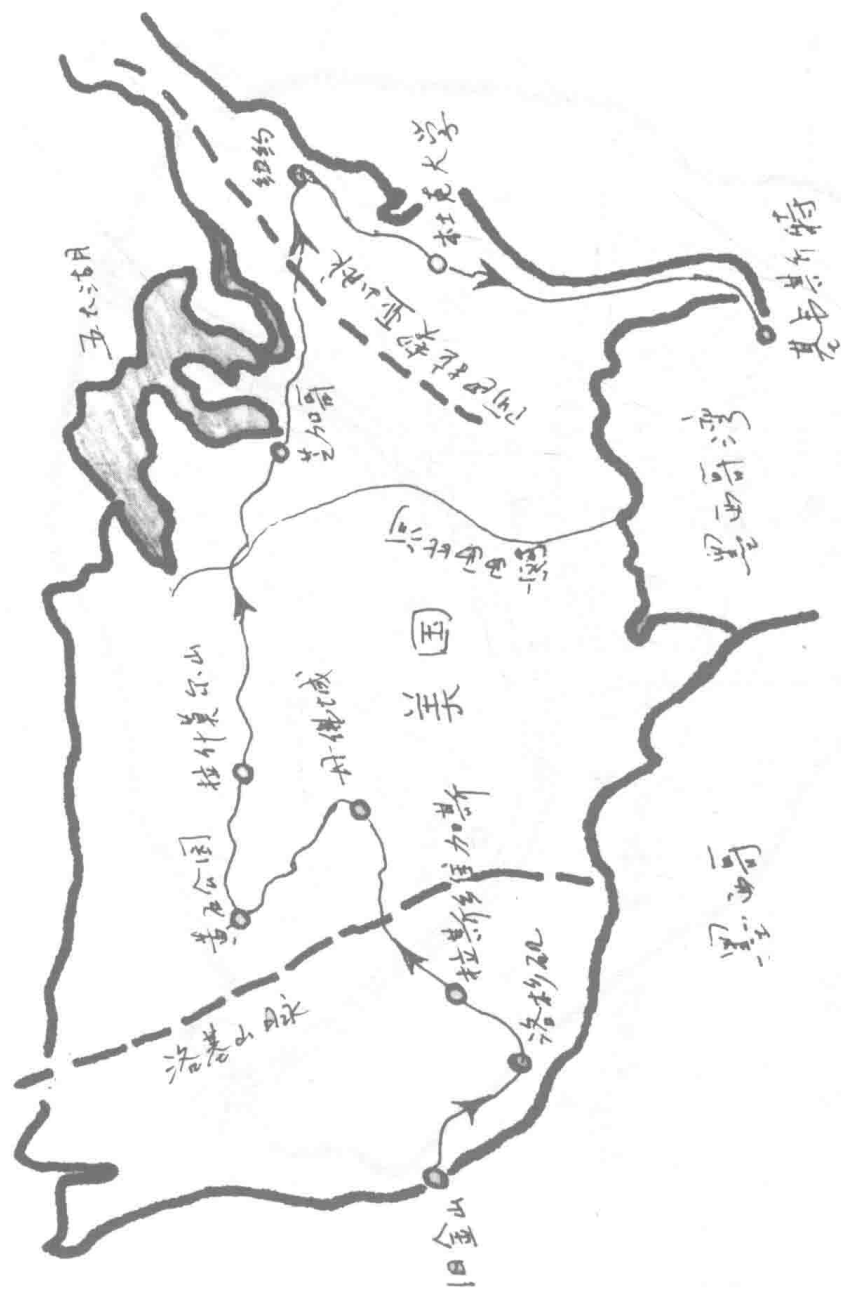
ISBN 978-7-5594-0700-9

I. ①美… II. ①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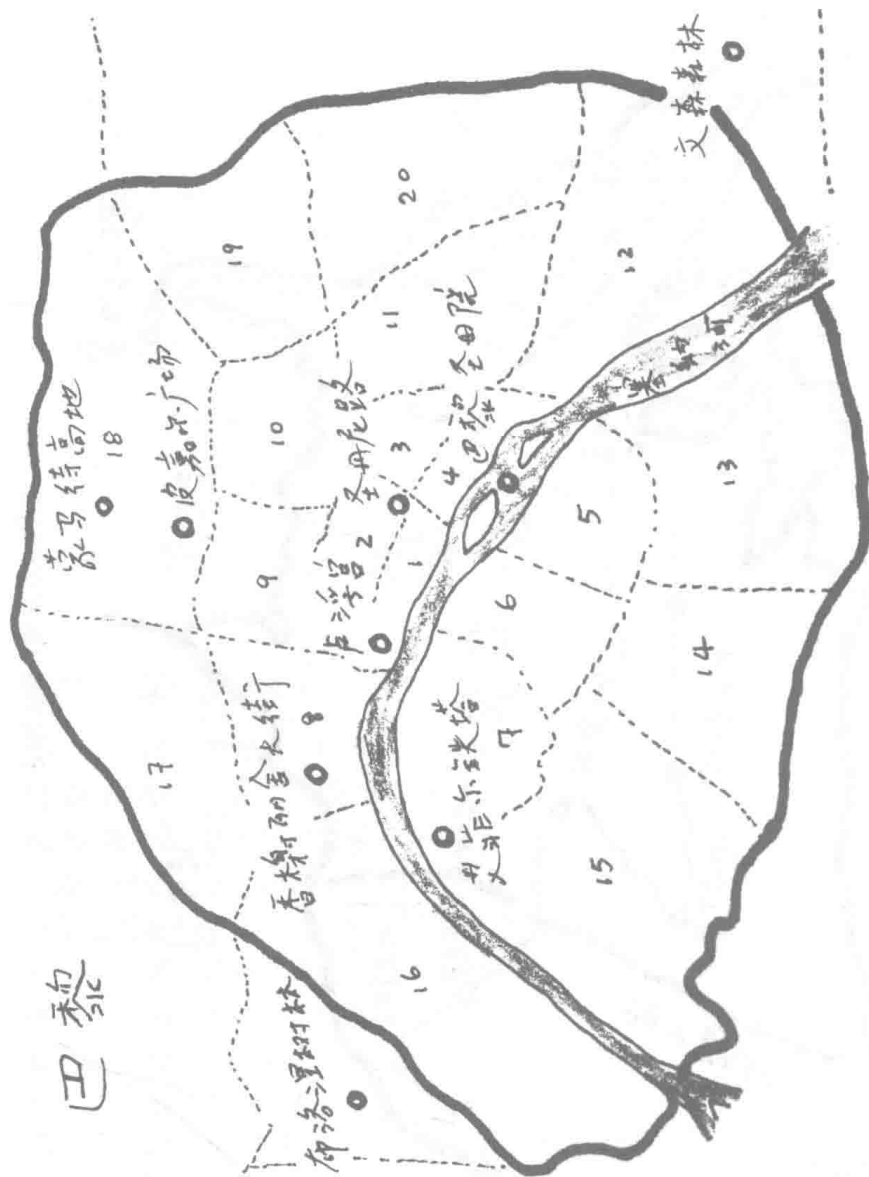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26014 号

书 名	美国追欢
著 者	费海凌
责任编辑	查品才 胡 泊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9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700-9
定 价	3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手绘美国自驾游地图



作者手绘巴黎地图

序

(1)

朋友，如果你不认识贾子渊，你不在这个盛世里。

陪着贾子渊周游美国，二月的海风，二月的阳光，二月的阴雨，二月的冰天雪地，任性地游。向南、朝北、东进，随心所欲地自驾，不分昼夜地自驾。今宵接着明夜，一夜又一夜；在黑夜裡追欢，夜晚太短，移动月亮寻求更漫长的长夜，更辉煌的黑夜，只为了疯狂。

巴黎的奢侈令人恍惚，到新大陆去。太平洋的茫茫艰苦，爬上美利坚西岸，以俄罗斯河为起点，穿越洛基山脉，横穿美洲大平原，飘过阿巴拉契亚山脉。一路是西部乡村牛仔歌的怀旧，爵士音乐随意悠扬，印第安人吆喝的天高地厚。纵情驾到美洲大陆东岸，芝加哥的夜色，纽约摩天大楼飘忽的美女红唇，吹出大西洋寒风，没有土地了，转身，从东北的冰天雪地，纵深到美国南部，到南方最后一寸土地，胡乱地歌唱。

追欢，尽情地欢乐；舞蹈，高举又远蹈。放纵着自己欢唱，毫无遮盖地享受，不为别人，只为一生一次的解放。不再被过去、现在、将来的道德左右；管不了破嗓子的羞耻，看不见旁人的取笑，纵情喊唱。

月亮持续着黑夜漫长，尽情地疯狂。天生我材，让黑夜围绕，让疯狂继续。人生难得得意，不需睡觉。穷尽了美利坚的最后一寸土地，别了美洲大陆，别了大西洋，别了加勒比海，跳入墨西哥海湾，消失在二月暖风海洋里。

这一路是雪是雨、是痴是狂、是成是败，都是展开中的疯狂，是疯狂后的悲伤……

(2)

小时候淘气，和一群没上学的孩子满世界玩耍，外婆站在土丘上的樟树下喊我们：“小魍头，野到啥地方去了？别去湖水里游泳，知道不知道！”

外婆说“魍”是江浙一带的“没头的鬼”，不知道外婆说的“小魍头”到底有没有头。当我们胡乱地狂欢，疯狂地玩乐，恶作剧地闯祸，没头没脑地哈哈大笑，外婆说我们是“笑魍头”。我从小纳闷，无头的鬼怎么笑？笑魍头一定是疯狂到了极点哈哈大笑，一定是无头鬼的手舞足蹈。

没头没脑的我们，没日没夜的我们，没有规矩过的我们，被外婆亲昵成“笑魍头”的我们，是这个故事中的人物，子渊、南容、原宪、伯牛、乐歆、之常，都有着孔圣人弟子的名字，都是我童年或青少年时的同学，都在周游列国。我们从小不上学，现在也是一群不上学的人，没有圣人带领我们，我们周游列国，胡乱地狂欢，疯狂地玩乐，恶作剧地闯祸，没头没脑地哈哈大笑。

(3)

子渊是个疯子，他是个狂人，他道听途说了许多名言，他的语言从上海人的“册那”造句，带着强烈的“贾式”批评性。他不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也否定性本恶，贾子渊认为人之初，性非恶亦非善。他无休无止地追踪长夜疯狂，他的恶与善，不是他与生俱来的人性，而是他的一路人性的疯狂展现。

我苦思冥想这次周游意义，想了许久还是空的，还是无聊的，还是

盛衰由天。如果老外婆还在世，她一定唱：“小笑魇头臭股股，遇见小尼姑，红红布衫绿绿裤，露着屁股打腰鼓！”外婆的“笑魇头”比北方人的“小鬼头”更咬牙切齿，对孩子更愤怒地溺爱，是对无头鬼的慈爱。

但毕竟是在盛世，是子渊的盛世，盛世里的故事一定有酒，一定是风流，我们这些天生之材才有的疯狂，却已有不尽的忧愁。我将这段“美国自驾游”写了下来，是疯狂记录疯狂，是长夜写下长夜，竟然写成了人生得意的盛世疯狂，写了一群心有余悸的“笑魇头”的周游世界。

这个故事的任性“美国自驾游”，是从一年前我们在巴黎的聚会开始的。

目 录

第一 部

第一章 塞纳河畔的聚会	001
(1) 中国的巴黎	001
(2) 巴黎舞会	004
(3) 南容的 N 个男人	009
第二章 城堡 酒庄 葡萄园	013
(1) 柔光下的唯美	013
(2) 自以为是的美国人	018
(3) 祝你生日快乐	024
第三章 巴黎之夜	026
(1) 棉花高高	026
(2) 红灯绿灯	029
(3) 洗礼	033

第二 部

第四章 贾子渊到旧金山	037
(1) 空巢与怀旧	037
(2) 货轮与奴化	038
(3) 林肯美人	041
第五章 从旧金山到洛杉矶	043
(1) 俄罗斯河的错爱	043

(2) 伯牛与翁梅秀才	046
(3) 梅花为谁开	050
(4) 伯牛的幽默	055
第六章 维加斯,拉斯维加斯!	060
(1) 七情六欲五味	060
(2) 百乐宫的《小苹果》	065
(3) 争风吃醋的法国人	068
(4) 前世今生	076
第七章 美国脊梁上烦恼	083
(1) 情是花开	083
(2) 罪孽从哪里来?	087
(3) 冰钓 阴雪 流浪	094
第八章 自驾黄石公园	102
(1) 寻找子渊的情人	102
(2) 阿籁! 弗拉明戈	104
第九章 黄石冰雪与野性	110
(1) 子渊发誓	110
(2) 野狼生态	113
(3) 冰雪热水河	114
(4) 干枯的莫斯伯格霰弹枪	118
第十章 穿越洛基山脉	124
(1) 荷花与泥潭	124
(2) 别了! 玛利亚	128
(3) 怀俄明州的奇遇	129
(4) 印第安人的大风歌	133
第十一章 横穿美洲大平原	138
(1) 山梁雌雉,时哉! 时哉!	138
(2) 三千里风雪东进	144
(3) 芝加哥的情人节	147

第十二章 天知道将如何收场	156
(1) 芝加哥的爵士夜	156
(2) 我们回不去了	159
(3) 无家可归	164
(4) 金满箱,银满箱	166
(5) 柴小姐的疯狂	169
第十三章 纽约 纽约 纽约	173
(1) 翻越阿巴拉契亚山脉	173
(2) 领悟音乐史	174
(3) 自由女神下的消沉	178
(4) 《欢乐颂》	182
第十四章 纽约的错乱	194
(1) 哈德逊河畔空中别墅	194
(2) 亿万富翁的小刺激	198
(3) 征服瑜伽印度辣	203
(4) 天池的冷暖	206

第三部

第十五章 杜克大学	211
(1) 疯狂八州南下	211
(2) 杜克大学的帐篷村	213
(3) 两代精英的色欲爱	218
第十六章 信任是一种礼物	229
(1) 存在先于本质	229
(2) 妈妈,你在干吗?	232
(3) 原宪,我们离婚吧!	240
第十七章 瞬间的自由	246
(1) 唯有饮者留其名	246
(2) 南容与辛格拉	250

(3) 伯牛驾到	257
第十八章 卡梅伦疯子与球队	260
(1) 但愿如此感受久长	260
(2) 巴西勒叛变	267
(3) 变态的乐欬叔叔	269
第十九章 把理想放到遥远的过去	273
(1) 埃及在哪里?	273
(2) 爱是个错觉	279
第二十章 最伟大对抗赛前夕	282
(1) 妈妈我恨你	282
(2) 碎了醋坛子	287
(3) 疯狂没有根	289
第二十一章 最伟大对抗赛	290
(1) 我的经历才是我这个人	290
(2) 疯狂中展开自我	295
(3) 你兄弟没输有多好!	307
(4) 告别南容	312
第二十二章 疯狂后的凄凉	313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313
(2) 自驾,继续向南	316
(3) 佛罗里达的橄榄树	317
第二十三章 迈阿密夜总会的芭蕾	319
(1) 人生难得几回醉	319
(2) 他们来自中国!	321
第二十四章 别了,天涯海角	325
后记 Merde 62 的册那!	327

第一部

第一章 塞纳河畔的聚会

(1) 中国的巴黎

从旧金山到巴黎，睡了一觉，看了三场电影，法国空中小姐，绿色菱形茶壶，立方形红色茶杯，就这些记忆。最后一场电影是《美国大美人》，只记得电影里那空中的塑料袋随风吹拂，胡乱地飘荡，划出毫无意义的弧线，雨中的录像机和徘徊潦倒的主人。

戴高乐机场，跟旧金山机场一样，落地茶色大玻璃墙，近处是跑道，远处是山脉。我们出了机场，分不清东南西北，坐火车进入巴黎城。前几次到巴黎，都住在塞纳河南岸的拉丁区，喜欢那里的咖啡店、书店、圣米歇尔大道气氛，以及分岔小街上的阿拉伯海鲜馆。这次不一样，微信把乐欬给联系上了，他帮忙预订的旅馆，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无限繁华之地，全世界俊男秀女云集的地方。

旅馆的颜色大红大绿，进了法式房间，有落地窗通向阳台，往下俯视华盛顿大街，向右是香榭丽舍大道。我们洗了澡，一家三人出了旅馆，左转到Lacasila菜馆，点了引食、香槟和勃艮弟蜗牛，静下心来慢吃。想起了乐欬，跟他打个电话，传来他的法国腔：“Allo（法语，喂）！聆海兄，旅馆还可以吗？”

“旅馆不错，房间的玫瑰比维多利亚玫瑰更红！”

“Merde(法语，他妈的)，在嘲笑巴黎人的审美观吗？”乐欵的口音没变。

乐欵是一匹富有想象力的野马，半个左派诗人。大学的时候，他深爱着杨南容，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在北京他追求一位已婚女人，徐志摩式疯狂，几乎是个痴人。那女人到美国留学，乐欵一气之下去了法国，从此以后他恨美国，强迫式的仇恨。在出国前，他赌气与另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人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又突然离开了她，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他们离了婚。乐欵全世界地跑，他跑去柬埔寨做生意，与好几个金边美女同住过，不知他是否再结过婚。这次是子渊找到了他。他们都成了生意人。我这次来巴黎，将是大学毕业后第一次与乐欵见面，他安排了我们的巴黎旅程。

“明天有什么打算？”乐欵在电话里问。

“买苹果！我答应过子秀与小C的。”我回答。

“给夫人和女儿到巴黎买苹果，从来没听说过，美国没苹果？”

“还恨美国？”我问。

“我不恨美国，我恨他们虚伪。哪里去买苹果？”

“协和广场里的苹果摊，有没有尝过？”

“C'est n'importe quoi.(法语，无稽之谈。)”

“Cut out of your French! (去你的法语!)”我说。乐欵不愿学英语，法国人天生是英国人的对手，但乐欵不恨英国人，他就不喜欢美国人。他说明天来接我们，也没说去哪里。

第二天中午，子秀与小C去逛商场。乐欵到旅馆，他一身巴黎深蓝休闲西装，深灰色修身型长裤，石磨牛津衬衫，他瘦长得像巴黎男模。寒暄后一起朝香榭丽舍大道走去，穿过马路，对面是精品大楼，乘电梯到顶层，进一家饭店，面对面靠窗坐下。乐欵不再玩世不恭，他感叹地说道：“几十年了，总算又见面了。上次来巴黎，怎么不打个招呼？”说完，他自己笑了，他知道没人能找到他，他喜欢全世界到处跑。

“聆海，去年去了古巴，从美国佬眼皮底下走私古巴雪茄，在中国买卖法国葡萄酒，在朝鲜做高丽参生意，你看我生意怎么样？从不挑剔生意，但

女人就不一样。Merde(他妈的),没想到这辈子成了商人,我应该是诗人,我是靠生意养诗的,乔之庸就是这样的人。你看看楼下这一群又一群的中国人,都是我的顾客。”乐欵逢人喜欢争辩,反对西方民主在中国的实现,愤恨西方也包括法国,但他不愿回国发展,又把女儿送到美国读书,他恨资本虚伪,却满天下赚钱,但乐欵不是一个虚伪的人,他看不出自己思想与行为的矛盾。巴黎是他的理想地。

“Allo(喂),怎么没人上菜单?”他用法语大声问。

服务员端来一瓶法国矿泉水,又问我们喝什么酒,乐欵回答:“不要加州霞多丽,其他什么都行。”法国服务员满意了,问:“香槟?”“杯酩悦香槟!”服务员刚离开,他又大声叫喊:“服务员!”另一位服务员过来,乐欵点了菜。“知道怎么做法国蜗牛吗?”他问,自己接着说:“先让蜗牛饿上几天,再把头部取了,用大蒜、黄油、鸡汤和葡萄酒煮熟煮软。煮不是炒,不是炖,你懂的。再放入百里香、欧芹,再将蜗牛重新放回蜗牛壳里。法国的蜗牛要配红葡萄酒和法式面包吃的。”

“谈谈现在的诗作!”我请求着。

“臆境!”他说。

“怎么讲?”

“读过这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没有?”乐欵问。

“海市蜃楼?”我问。

“他写了这句,两个月后自杀了。”

“他要是你就不会自杀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大海的那一边真有春暖花开,太平洋上的中途岛、夏威夷以及四季如春的旧金山,你是知道的,那些春暖花开世界不是臆境,只是他视线不够远。”

“也只有你会这样讲。”乐欵说。

“照你的说法看,诗人只有自杀了。”我说。

“别说些晦气的事。”乐欵说。

服务员过来,左右手里是波多(Badoit)气泡水和依云(Evian)矿泉水。钢琴手进来,老鹰样长指弹出肖邦小夜曲的引子,接着出来几个小提琴手,

拉出熟悉的《城南旧事》主题曲，他们的后面是收钱的，我们躺着也破了费。

直到上了香槟，喝了酒，乐欵高兴起来，他说赵原宪也在巴黎，他是为杭州一家医院采购全套医疗仪器，他要在杭州建造一家医疗水平最先进的医院。乐欵说还有几个人也在巴黎，他不能告诉我，明天见到他们就知道了。我纳闷，他就是不说。他起身告辞，明天下午来接我们，命令我们一定得参加，有重要人物会来接见。

我还在纳闷，哪有没吃完就告辞的？也许是巴黎习惯，也许是乐欵的怪脾气，说不定是法籍诗人的风格，但他早就付了钱，现在的富人都喜欢替别人付饭钱。

（2）巴黎舞会

第二天傍晚，我在旅馆大厅等乐欵。他开了一辆保时捷 Panomera Turbo 来接我们，Panomera Turbo 是四门跑车，全巴黎找不到几辆这样的运动跑车。保时捷在旅馆前刹车，乐欵将钥匙扔给法国人门卫，见到我又一阵子“Allo(喂)”。

五月的巴黎到处是七叶树花，绚丽多彩，微风带着塞纳河水的清凉。我们上了车，还没等坐稳，保时捷就飞驰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凯旋门向东闪去，夜灯与法式建筑成了耀眼的流线。乐欵说：“这辆车是最新款式，全法国也才五十辆。”他摇下车窗，让巴黎夜景迎着保时捷。他说子渊已在别墅里等我们。我还没来得及惊讶，他又说孙伯牛和赵原宪也到了，还有施之常的太太张有若。张有若是来巴黎参加奢侈品广告会议的。

跑车通过林荫大道，两边是奥斯曼式的建筑，乐欵说：“请你们全家的那位还没到，我还不能说是谁，你们等一会儿就知道了，一个惊讶。Merde（他妈的），现在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了，只要保时捷在马路上露面，007 美女就出现，东京、上海、北京都这样，柬埔寨也是这个样子了。你是没见过保时捷与黄牛一起溜达，中国人演的 007 主角。”

前面迎来崭新的现代建筑，驶入咖啡色的隧道，两侧隧道灯引向前方，看不到尽头，行驶十几分钟，终于出了隧道。乐欵加速，超越，沿着塞纳河

南岸炫耀豪华。他提起赵原宪，说道：“原宪的经历更复杂，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去的美国，将老婆吴子祺和儿子带到美国，自己又海归，听说他成了杭州最年轻的医院院长。”

“施之常和张有若现在怎么样？”我问。

“张有若在上海，成了美国总公司在亚太分公司的总经理，施之常却在芝加哥，你知道的。”

“他们两地牛郎织女好些年了，是不是？孙伯牛与翁后处呢？”

“不知道，伯牛在别墅里，你自己去问他。”

保时捷在一幢复式公寓前停下，砂石外墙，洋洋大观的装饰风艺术建筑。从私人电梯进去，到了顶楼。推门进大厅，快节奏的音乐扑面而来，底下的大理石地板延向阳台，四周法式落地窗，窗外埃菲尔铁塔。大厅里无数摩登法兰西女郎，不知有多少，一样的长短胖瘦标致，美艳的笑容，在场的男男女女都由衷兴奋，看得出来他们正有着好时光。乐欵抱怨说：“这些都是子渊的馊主意，他也不考虑，今晚有女同学和孩子啊！”

子秀带小C去了阳台。从人群中看见子渊正与金发女郎跳舞，不知道他跳的是什么舞，但他是合拍的。伯牛兴高采烈抱着法兰西女郎，他跳慢舞，两拍只当一拍跳。那一边是张有若，捧着酒杯与人交谈着。招待员托着酒盘穿梭在舞蹈人群中。也有几张中国脸的美女，大家有说不出的高兴。我这个人怕高楼阳台，不敢到阳台去，只好挤在大厅里。别墅里卧室的门紧关着，没多久门开了，走出一对。

子渊过来，紧紧地拥抱我，他的身体贴在我的胸口，又拍了我的背，说道：“在巴黎自己兄弟家里开派对，跟我在上海环球中心顶楼开派对一样。乐欵兄厉害啊！”他招手，伯牛过来打招呼，子渊问他：“泡妞了没有？”伯牛没回答他。子渊认真地说：“有什么难为情的？伯牛兄是急性子，泡完妞就修养。我告诉你，在西方国家不胖是修养，瘦子才有钱，瘦不是饿出来的，而是吃出来的，有营养但不胖。派对也一样，要瘦，不能成了一时的胖子，你懂了吗？”他自己哈哈地笑了起来。子渊调侃着伯牛，伯牛也不与他计较，自己拿了一杯红葡萄酒，喝了几口问我：“刚到巴黎吗？”我们俩聊了一